

毛公鼎與我

陳祖康

葉恭綽貧病押寶物

年前，遇到一位不常見面的老友，問起我關於收回毛公鼎的事情，並出示謝承炳兄，在中央日報副刊所發表的：「毛公鼎歸爲國有的真實經過」一文，倒使我想起，我確有一份毛公鼎的搨本，當即在家裏翻箱倒篋的尋找，却一無所得，可是心裏頭總有這麼一件事記掛着。去年十一月初旬，我因家事到嘉義我的五弟祖仁處，他告訴我：「因看過中央日報副刊後，無意中找到毛公鼎的搨本。一共是兩張，一張是毛公鼎的鼎形，一張是毛公鼎鼎腹的文字。」我檢視後，這兩張



經亂猶存的毛公鼎，與本文作者有一段淵源。

拓本，依然完整。有張子羽（叔平）的題字，也有陳詠仁的圖章。因而談一談毛公鼎如何收回的後一階段。

毛公鼎如何落在葉公超家，其詳不得而知。

毛公鼎如何由葉家落在陳詠仁的手。詳謝承炳兄之陳述中，原文如後：

毛公鼎歸爲國有的真實經過

「最近讀到故宮季刊第七卷第二期（六十年冬季出版）張光遠先生所撰的西周重器毛公鼎第二章第二節「葉公綽懷璧之累」末段所載：民國卅年底（一九四一年）香港淪陷退庵先生又攜毛公鼎輾轉復返上海，唯不幸病中窘迫，乃將毛公鼎押予銀行，繼由鉅商陳詠仁供資贖出，抗戰勝利後，退庵先生乃以該鼎捐贈政府，遂歸國有，以上所敘，乃根據常務委員葉公超先生最近臥病榮民總醫院時，所口述者，先生以事屬個人遭遇，不願輕易告人，屢促始允略述梗概。

「以上一段記載與事實頗有出入。因爲毛公鼎自退庵先生處流出時，如何購得和勝利後如何歸爲國有。本人都親身參加策劃的，故知之甚詳。略述如左，以供國人參考。

「民國卅一年秋，我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之命自江西上饒潛往蘇北，宣慰長江游擊總指揮李明揚（大陸撤退時投匪）同時策反駐在京滬一帶的僞軍，經過上海時，張子羽（湖南

人係第三戰區地下工作人員）和徐鴻賓（浙江人當時留在上海保管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古籍）來訪，談到葉退庵經濟困窘，欲出售毛公鼎，以維持生計，且聞敵人亦欲爭購，所以同我商量，如何設法購得，以保有這件國寶。

「當時上海的漢奸們，都能看到敵軍已漸崩潰。勝利即將來臨了。都想盡方法和中央方面聯絡，俾能將來減免罪行，得以保全他們的生命和財產。所以決定由我親自出馬與我相識的奸商陳詠仁密談。（陳詠仁係江蘇江陰人，東南大學工科畢業，民國廿二年三月間曾任軍政部兵工署技正，日軍佔據上海時，經營五金業，替敵軍收買大批軍火物資，算是頭號經濟漢奸）我和陳詠仁說，你如能購得毛公鼎國寶，呈獻中央。我負責向顧長官報告。作爲你將功贖罪的一項事實表現。將來設法減輕你的罪行。

陳詠仁獻鼎圖贖罪

「陳詠仁於勝利時被捕後得以因病保外就醫，暫予緩判，係其主要原因。這些話正說到他的內心。就趁此難逢的機會，答應以黃金三百兩之鉅秘密進行購買的，因當時敵人亦欲購得此鼎，倘若公開爭購。恐難免要遭強奪的厄運。

「最初我想運往三戰區長官部保存。以後考慮到毛公鼎體積既大且重，不易運輸，改交張子羽兄負責秘密保管。

「卅四年十月初，我發表江蘇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，到達上海時，張子羽特來訪，告以陳詠仁已被上海軍統局羈押，偵查其罪行，促我再將

他爭購毛公鼎，保存國寶一節陳請願長官電呈中央請示，蒙經最高當局批交教育部朱部長家驊辦理。教育部乃電請上海軍統局就近處理，最後由該局主持人陳祖康（福建人現國大代表）。負責接收。運往南京，從此毛公鼎乃歸為國有。

「當時朱部長係兼任中央博物館長，此鼎乃由該館保存，政府遷台後中博與故宮博物院合併，毛公鼎改歸該院保存，現已陳列於外雙溪，以供中外人士鑑賞。」

「毛公鼎未曾呈獻以前，曾請人拓下器體和銘文若干份，并請遐庵先生在很好的拓本立軸上

加以題跋，敘述毛公鼎如何購得，以及今歸為國有之經過。

「這幅拓本和毛公鼎一同送給軍統局呈獻的，不知此拓本是否攜帶來台。」

「查陳詠仁係上海頭號漢奸與葉先生素不相識。不可能提供鉅資代為贖出毛公鼎。再則毛公鼎果由遐庵先生私人捐贈政府，當時各報章定必加以報導，大事讚揚，豈反由偵查漢奸的軍統局辦理捐獻呢。好在關於毛公鼎歸為國有的經過，部份重要關係人都在台灣，讀者均可前往訪詢，足以證明本文所述乃是真實史料。」



毛公鼎拓本

稀世之珍小

小裂痕

毛公鼎如何從陳詠仁手裏收回國有，則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事，茲特略述如后：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戴笠將軍奉最高當局令，負責處理上海之漢奸事宜。當時，戴將軍爲了要負起這個繁劇的任務。乃於上海杜美路七十號，設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辦事處及中美合作所上海辦事處，由戴將軍自兼主任。調查統計局辦事處由主任秘書龔仙舫爲幕僚長；中美合作和辦事處由參謀長李崇詩爲幕僚長。其實這兩

個辦事處是二而一的，僅是與美軍有關的，則由中美合作所出名而已。辦事處下設總務、情報、行動、經濟、電訊、督察等組。督察工作，在軍統局是一種比較特殊的，因爲督察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針對局內的自己工作人員。督察人員若一發現局內工作人員，無論在公私方面，稍有不妥時必須立即直接報告戴將軍處理。這也是軍統局能夠維持鐵的紀律的重要原因。我那時奉命以上海站長兼任督察組組長。而多方面參加處理漢奸工作。關於處理漢奸工作不外逮捕與沒收財產。逮捕由行動組負責，將漢奸交由本局司法處審問。漢奸財產經收沒後則交由經濟組保管。督察組則負有督察逮捕與沒收財產的工作，不使有枉縱。漢奸財產中的金鈔珠寶則由經濟組收入保險櫃，古董則另關一貯藏室收存。例如：清明上河圖，黃河萬里圖，漢宮春曉圖，徐青藤畫本。有一日，有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報告，從漢奸陳詠仁處得到毛公鼎，因有日本人想掠奪，所以費了三日工夫。毛公鼎爲國寶，應如何處理。我方即交由經濟組送入古董宮內，並令派一崗哨日夜駐守。我曾玩賞了一下，僅發現該鼎已有一小裂痕而已，餘均完整。不久，有一湖南人張子羽者，經友人的介紹，向我要求印毛公鼎拓本，我以拓印不會損壞原物，乃允所求，搨印後，張子羽送我一一份，到現在也有廿九年了。我因保管毛公鼎責任太大，乃報告南京，請求送交中央博物館，旋得教育部同意，派一專機將毛公鼎送交中央博物館。事情竟是這麼簡單，但其意義則甚重大，因毛公鼎關係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至深且鉅。